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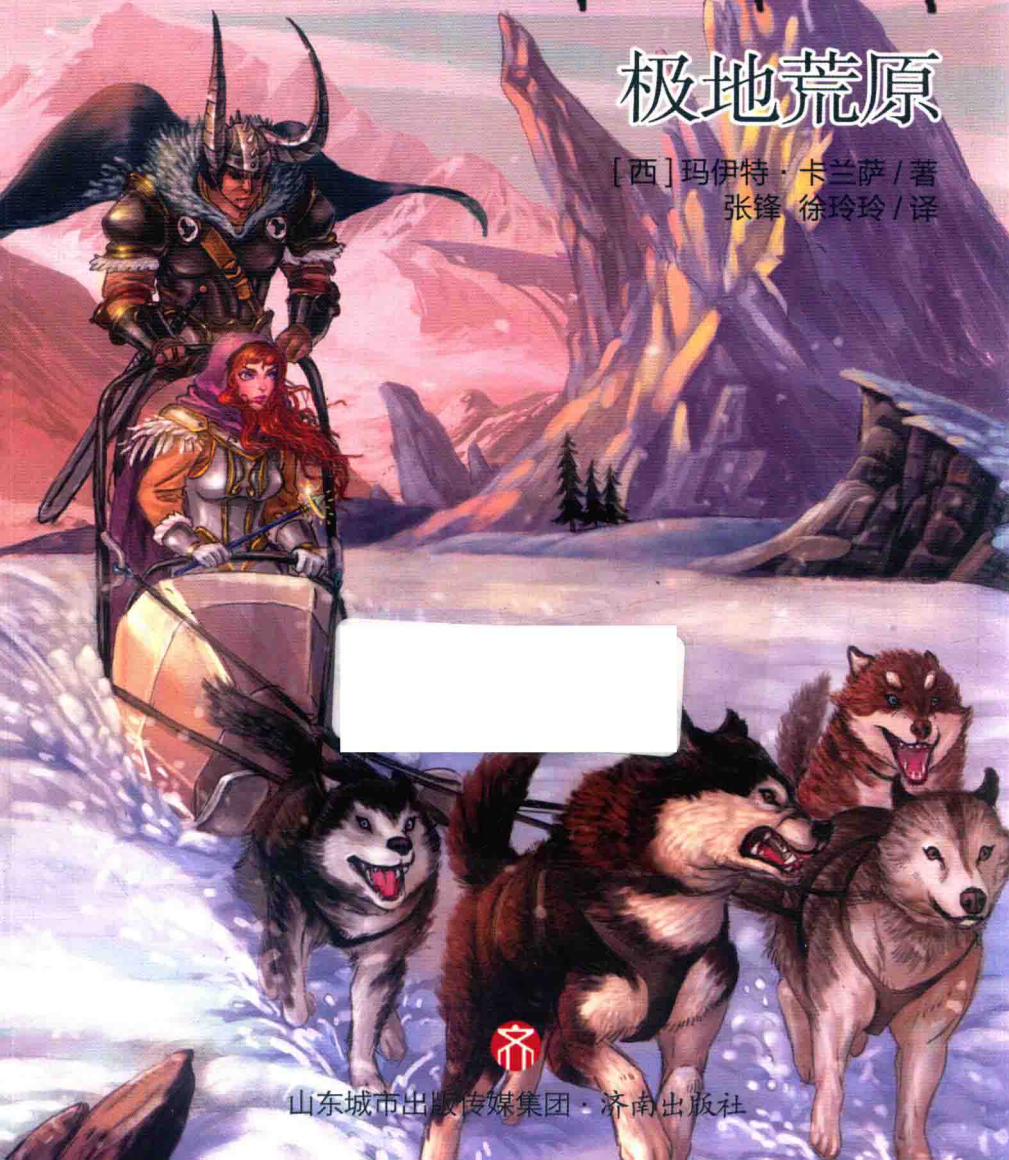
La guerra de
LAS ERUJAS

德国国际青少年图书馆白乌鸦奖书系

女巫之战

极地荒原

[西] 玛伊特·卡兰萨 / 著
张锋 徐玲玲 / 译



山东城市出版传媒集团·济南出版社

女巫之战

极地荒原

[西]玛伊特·卡兰萨/著

张锋 徐玲玲/译



山东城市出版传媒集团·济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巫之战. 极地荒原/(西) 玛伊特·卡兰萨著;
张锋, 徐玲玲译. — 济南: 济南出版社, 2018. 4
ISBN 978-7-5488-3134-1

I. ①女… II. ①玛… ②张… ③徐… III. ①长篇小
说—西班牙—现代 IV. ①I5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66730 号

出 版 人 崔 刚
丛书策划 郭 锐 郑 敏
责任编辑 丁洪玉 郑 敏 陈玉凤
装帧设计 焦萍萍
封面绘画 潘美珠
出版发行 济南出版社
地 址 山东省济南市二环南路 1 号
邮 编 250002
电 话 (0531)86131730
网 址 www.jnpub.com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省东营市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145mm×210mm 32 开
印 张 10.875
字 数 285 千
印 数 1-7000 册
定 价 48.00 元

山东省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5-2018-8 号

Title of the original edition: El desierto de hielo

© Maite Carranza (text)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Spain by grupo edebé, 2008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EDEBE - EDICIONES DON BOSCO through Rightol Media in Chengdu.

法律维权 0531-82600329

(济南版图书, 如有印装错误, 可随时调换)

目 录

- 一 圣烛节之夜 / 2
- 二 奥丁，维京人之神 / 40
- 三 巴拉特回归 / 65
- 四 命运和责任 / 84
- 五 母系首领的审判 / 97
- 六 又一次命运 / 110
- 七 北国 / 132
- 八 捕鲸船 / 163
- 九 冰与火之地 / 184
- 十 农场 / 207
- 十一 极地荒原 / 241
- 十二 最后的旅程 / 250
- 十三 白熊 / 270
- 十四 逃离 / 290
- 十五 天命使者到来 / 303
- 十六 冰雪女王 / 319
- 十七 祖母之战 / 332

欧姆的预言

她将看到冰冷的地狱之光，
斯处海天一色，
她将长于大地之脊，
彼间山峰与苍穹相连。

她将吸食母熊的力量，
在海豹温暖的襁褓之中长大，
她将掌握母狼的智慧，
并最终得益于母狐的狡猾。

天命使者，大地之女，生于大地，
受大地之情，受大地之庇护。
被温存俘虏，不闻不问世间事，
暗黑之母抚育
耳浸甜蜜谎言。



一 圣烛节之夜

阿奈德肆无忌惮地躺在床上睡觉，而此时，太阳光已经从窗户的缝隙中照射在了她平静的脸庞上。

她所在的房间屋顶非常高，墙壁粉刷了一次又一次。在她的周围，能够感受到季节即将变化的气息。堆在一起的衣服，随意丢放的书本，一排排的鞋子，所有这些马上就要被装进床脚那个空的大行李箱里。

塞勒涅披散着头发，手里端着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跟随着一个身穿羊皮大衣的身影，悄悄地进入了房间。她弯下身子，轻轻地阿奈德的耳朵里吹气，眼睛里充满了坏意。

“早上好。”

而此时阿奈德还在睡梦中，她抬起手来给了自己的耳朵一巴掌。塞勒涅笑了，她总是这样逗阿奈德。

她又轻轻地朝阿奈德的耳垂吹了口气，这一次，她的女儿突然动了一下，翻了个身，掀开了被子。她自豪地看着阿奈德，感慨她的小宝贝长得太快了。阿奈德就这样睡着，塞勒涅用指尖在她微微

张开的嘴唇上轻轻地滑动。从长相上看，阿奈德还是一个孩子，但是从身材上看，她显然已经是一位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

塞勒涅在阿奈德的耳边悄悄地说：“睡美人，醒一醒。”

“让我再睡会儿，我还没睡醒呢。”

阿奈德为了表明自己还没睡够，把大厚被子盖在了自己的头上。

但是，妈妈继续用她的方式吵着阿奈德：“你的王子已经来了，他来找你了。”

“见鬼去吧！”

于是，塞勒涅开始狠狠地胳肢阿奈德，又朝那个没出声的身影做了一个手势，示意她过来。

“你等着，”塞勒涅警告阿奈德道，“你马上会收到一个爱之吻。”

两片淘气的嘴唇贴近阿奈德的脸，开始慢慢地亲吻她的下巴、鼻子、脸颊，就在马上要亲到阿奈德的嘴唇时，阿奈德睁开了眼睛，满心欢喜，一下子跳了起来。

“克洛蒂娅！”

事实上，突然到来的这个人不是别人，而是阿奈德的好朋友。克洛蒂娅是一个善于交朋友并且爱去迪厅的可爱的姑娘。和阿奈德一样，她也是十五岁；和阿奈德一样，她也是欧玛尔女巫。她是海豚部落的一位年轻姑娘，海豚部落还欠她一条命。她和阿奈德共同经历了一次危险，就在陶尔米纳，在埃特纳火山熔岩之下，她们两个人都被欧迪斯女巫萨尔玛俘虏了。

塞勒涅悄悄地离开了，房间里就剩下她们两个人。她们两个人紧紧地抱在一起，庆祝再一次重逢。

稍后，她们开始收拾行李。

阿奈德仍然沉浸在惊喜之中。

“塞勒涅跟我说过你来不了了。”

“我难道可以错过你的第一次生日聚会吗？”

“她跟我说你功课太忙了。”阿奈德一边嘟囔着，一边向克洛蒂娅展示她的新衣服。

克洛蒂娅非常喜欢阿奈德新买的衣服，而且还非得跟她抢一条短裙。

“来看你是一个很好的不去参加数学考试的理由。阿奈德，我爱你。我非常喜欢这条裙子，我要试试。”

一眨眼的工夫，克洛蒂娅就已经把裤子脱掉了。

“什么呀！你来我这里就是为了逃掉你讨厌的数学考试，来抢我的裙子的。”

“正是！但是，你难道不认为我来参加你的生日聚会主要是因为我们是朋友吗？”

“行啦，我又不能看看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当然是这么想的啦！但是，这个之后再说吧。”

“什么之后？”

“在我试穿完你所有的衣服，给你讲完最后一堂化妆课之后。你想梳个什么发型？”

“我才刚睡醒啊……”

“说的就是啊！你刚睡醒就满脸的困意，那到了晚上十二点，还不知道你会困成什么样呢！”

“真受够你了！”

“你过来，我好好给你化个妆。”

“你先到我这儿来吧，我给你看样东西。”

阿奈德把窗户全都打开了，比利牛斯的冷空气就像旋风一样，卷带着细雨、枯叶和灰尘一起冲进房间，克洛蒂娅不禁打了个喷嚏。

“这太可怕了！你不能这样开窗户啊，这里是冰山地区，我可是一个流淌着地中海血液的西西里姑娘啊。”

“闭嘴，你看。”

阿奈德用手指着被白雪覆盖的宏伟的比利牛斯山山顶给克洛蒂娅看。两个人静静地欣赏着美景，安静得只可以听得到风吹树叶的沙声。克洛蒂娅再也无法抑制住内心的惊喜。

“这景色好像一张明信片，一张结冰的明信片。”

“嘘！”

“白色的那个……那是雪吗？”

“当然啦。”

“太不可思议了！太近了！”

“这景色美极了。你好好看看，那山顶闪着白色的光。”

克洛蒂娅哆哆嗦嗦地关上窗户，看着阿奈德。

“现在我知道为什么你妈妈看上去那么年轻了。这么冷的天……任何人都会显得年轻。”

两个人一边抢着一件蓝色的衬衣，一边向床扑去。

塞勒涅蓬头散发、睡眼蒙眬地来到厨房，而此时她发现，瓦莱里娅、卡伦和埃莱娜正围着一张用黄色油布盖着的餐桌吃早饭。她用新的咖啡壶煮了一壶咖啡，又给她们三人加了一道菜。

她们三人的突然到访和那顿早餐，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重逢和分别。

卡伦是一位乡村医生，她非常熟悉比利牛斯山的大街小巷，所以是她去哈卡车站迎接生物学家同时也是海豚部落首领的瓦莱里娅和她的女儿克洛蒂娅。两位西西里的女巫打算参加阿奈德和塞勒涅举办的告别聚会。

“来，你尝一下这个松子可可，刚刚出炉的。”埃莱娜得意地劝

说着塞勒涅。埃莱娜是位图书管理员，有八个孩子，她非常胖，所以她是这个村子里的面包房最受欢迎的顾客。

瓦莱里娅在经过了长途旅行之后饿得要命，此时正在贪婪地吸吮着沾满了糖的手指。

“如果你早跟我说你们这里有这么好吃的糕点，我和克洛蒂娅肯定会经常来你们这里的。”

塞勒涅冲她微微一笑，勉强吃了一个松子可可，喝了一小口咖啡，身子一激灵，然后坐在了她最好的朋友卡伦身边。也许是因为职业习惯，卡伦看了塞勒涅一眼，随口说出了她的判断：“你害怕吧？”

塞勒涅点了点头。

瓦莱里娅用尽全身力气，使劲握了握她的手：“那你给我们讲讲吧。”

塞勒涅叹了口气：“没有人可以知道我们的下落，就连你们也不行。”

“你们什么时候离开？”

“明天早上。”

“阿奈德知道了吗？”

塞勒涅犹豫了一下：“我不想让她知道那么多事情。她还太年轻，她会觉得我们的处境非常糟糕，她会觉得这是一次冒险，她也会觉得她可以把这件事讲给她的朋友们听。如果是这样的话，那麻烦可就大了。”

没有人对塞勒涅糟糕的处境提出质疑，但是埃莱娜反驳道：“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来说，阿奈德已经非常懂事了。”

“她这个年龄段，你也这么说。一个十五岁的小姑娘，正处于叛逆期，她可以反对任何事情。”塞勒涅回答道。

“你的意思是说她还没有做好使用权杖的准备？”

塞勒涅对卡伦的天真和单纯感到意外：“当然没有啊。这一切事情发生也不过才几个星期，就连她知道自己是女巫也才只有几个月的时间。”

确实如此，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的确发生了很多事情。一年前，伟大的部落首领、塞勒涅的母亲德梅特尔死于欧迪斯女巫之手。几个月之后，红发美女塞勒涅突然消失，人们四处寻找她。之后阿奈德又变成了女巫，她妈妈的好朋友瓦莱里娅开启了她。最后的结果却出人意料：被预言最终选中的，能够掌握大权的，不是她的母亲塞勒涅，而是阿奈德。对于平息欧迪斯女巫和欧玛尔女巫之间的战争来说，这个结果她们已经等待了几千年。

也就是在几个星期之前，星体会合了，这预示着天命使者开始掌权。阿奈德必须要带着欧的权杖逃离这里，找个地方躲起来，让自己变得强大，直到自己觉得有能力掌权，然后再开始完成古书中预言的艰巨任务：为了恢复最终的和平，必须要消灭那些永生的、嗜血成性并且自古以来一直与欧玛尔女巫为敌的欧迪斯女巫。她们吸干了欧玛尔的女婴和少女的血，以永葆青春和美丽的容颜。

卡伦对阿奈德充满了深深的钦佩之情。

“但是，阿奈德在那段短短的时间里，学会了女巫应该掌握的全部技能。我们当中还能有谁在之前没有训练过的情况下可以施展飞行的法术？谁又可以变成海豚在海水中行进？谁还可以变成鳟鱼潜入冰冻的湖水中？谁又可以用长满鹰羽的臂膀飞越圣山和阿尔卑斯山？”

其他三个人听得目瞪口呆，不住地点头。

瓦莱里娅说道：“她在打败萨尔玛之后，带着你一起从暗黑世界回来了。阿奈德真的非常强大。”

塞勒涅对此表示认可：“这事不假，她的能力已经超过了我们。所以，预言会选中她，不是没有原因的。”

“她应该准备好了。”卡伦突然说了这么一句。

塞勒涅坚定地摇了摇头：“这还不够。”

“她还要学会什么？”

塞勒涅犹豫了一下：“不是要学会什么，也不是要记住什么知识或掌握什么技能，而是要在她的大脑、肢体和权力之间掌握好平衡。阿奈德还小，她还了解自己的过程中，她还不够爱惜自己。”

“她很伶俐。”

“她也很聪明。”

“她还很机敏。”

塞勒涅摇了摇头：“她成长得太快了。我离开她的时候，她还是一只丑小鸭，现在俨然是一只会飞的白天鹅，但是她还不懂得在暴风雨中辨别方向，也……也不认得欧姆之路。”她说叹了口气。

一提到这个词，她们不禁不寒而栗。

“那你呢，塞勒涅？难道你认得？你走过吗？你走过欧姆之路吗？”卡伦反驳道。所有的欧玛尔女巫没有一个走过那条通向亡灵世界的欧姆之路。这一切都是流言和传说。

塞勒涅是非常高尚的，经常赠人礼物，颇有大将风范，渴望单纯的生活。但是，每当回忆过去，她宛如湖水一般的绿色双眼会变得深邃且睿智。

“这根本就不是传说。我曾经走过，而且阿奈德也必须要走。这是我们最艰巨的任务。”

听到塞勒涅说完这句话，另外三个女人茫然失措，默不作声。

“很多年以前，我走过欧姆之路。那个时候我和阿奈德差不多大，而且没有任何人给我指路。”

她们三个人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想到过这个笑声爽朗、拥有积极生活态度的红发疯女人曾经去过亡灵世界。

塞勒涅身边的人编造过她在摆脱欧玛尔女巫管制的那几年的一个黑色传说。在青年时期，她是非常叛逆的，所以她就完全消失了。除了她自己和她死去的母亲德梅特尔，没有人知道那段时间发生了什么，所以传言就相当多。有说她与欧迪斯女巫结成统一战线的，有说她背叛了大家的，也有说她得到了一些神秘力量的，还有说她有勃勃野心的。塞勒涅刚刚澄清了让大家猜测已久的一个秘密，她是去走向死亡的欧姆之路了。

“你是如何做到活着走完欧姆之路的？”为了壮胆，瓦莱里娅故意大声问道。

“其实，原因只有一个。也许就是为了能够再次指引我的女儿，为了让她实现预言，未来她可以牢牢地掌权。”

“那她也需要走欧姆之路吗？”

塞勒涅眨了眨眼，给出了一个比较牵强的解释：“到现在为止，死亡一直都发生在欧迪斯女巫的领地。我们欧玛尔女巫虽然一直在逃避这件事情，但是欧姆为了对抗欧迪斯女巫，设立了那条道路，然后就和她的女儿欧玛一起消失在了山洞里。如果被预言选中的阿奈德没有走过欧姆之路，是不能打败欧迪斯女巫的。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我不能告诉你们。”

四周顿时一片寂静，只能听到慢慢咀嚼的声音。

“多尔斯和格拉布斯已经写了很多关于那次旅行的故事。”埃莱娜接着说。这是信息的第一手来源。

“我知道。我和德梅特尔之前一直在读，而且我们俩准备一起度过这个艰难的时刻。虽然我从来没有想过德梅特尔会不在，但是我

自己必须要陪着她。”

“什么时候？”

“越早越好。时间紧迫，她们在暗中监视着我们。”

埃莱娜拿起一片黄油烤面包，又一大勺一大勺地往上抹着果酱。

“阿奈德好像很镇静也很自信。她之前还在乌尔特分发聚会的邀请函。她还租了舞厅，买了饮品。为了能够跳一整天舞，她还和洛克一起举办了一个音乐聚会。她还让我帮她买汉堡包。”

“她也让我帮忙呢。”塞勒涅说，“这个聚会让她充满了期待。在她面前，我假装很有把握，但实际上，我们已经耽搁得太久了，到今天晚上，已经晚了十五年。我们早就应该出发了。”

“你预感到什么了吗？”

塞勒涅点了点头：“我每天晚上都会练习狄多保护魔法，这也是最完整的魔法，而且我还用五角孔雀石星加强了这个魔法，尽管这样，我照样能够感觉到敌意的存在。”

瓦莱里娅小心地张开双手，闭上双眼。她伸直了健壮的臂膀，微微颤抖了几下，然后立刻从游离的状态中回到了现实。她一言不发，用小勺搅拌着咖啡。她喝了一口，接着便开始观察杯中的沉淀物。

“确实，塞勒涅说得有道理。”

埃特卢里亚女神证实了，可能有一个欧迪斯女巫在干预，这并不是一个好兆头。这造成了一种不好的氛围。

但是，埃莱娜，那个天真的埃莱娜，一口吞掉了那片黄油果酱面包，拍了拍手。

“你们是不是不想让我好好吃早饭啊？但是你们没能得逞。我的八个孩子和我丈夫都不可能打扰我吃饭的，就连充满敌意的伯爵夫人本人或者是复活的黑妇人也不可能打扰我吃饭。”

塞勒涅笑了笑：“希望伯爵夫人也能让你有好的胃口。哪怕她在你面前，也不能耽误你吃东西。”

“不只是这样……要不然的话，我拿什么来喂养我可怜的罗萨里奥呢？”

她的新生儿的名字让她们禁不住笑了出来。

“你太坏了，罗萨里奥可是女孩子的名字啊。”

埃莱娜有八个儿子，她一直渴望有一个女儿。

“所以我给他取这个名字啊。”

“你曾经说过你会叫他罗萨。”

“罗萨里奥是全名。等他长大了，他会感激我的。”

埃莱娜得到了她想要的，恢复了她的好心情和乐观精神。她轻轻地擦了擦嘴和手，不怀好意地说：“我有好消息要跟大家说。我已经找到了隐形魔法书，就是大家都说在亚历杭德里亚图书馆大火中被烧掉的那本魔法书。”

“真的吗？”

“我已经在练习了，而且效果很棒。”

埃莱娜小心地推开面前盛面包的盘子，从她的大行李箱中拿出了一本厚厚的、皮革装订的、被蛀蚀且泛黄的书。然后，她用短粗的手指，以惊人的速度翻阅着薄如蝉翼的书页，直到找到了她想要找的那一页。然后，她面带成功的表情，把书拿给大家看。

“无论处在危险处境中的女巫在什么地方，都是可以远程施展法术的。”

塞勒涅笑了笑，抢先问道：“你的意思是说，无论我在哪里，你都可以让我消失吗？”

埃莱娜笑了笑：“是这样的。只要说出你的名字，你就可以立刻消失。”

塞勒涅双手托着埃莱娜的脸亲了一下，但与此同时，她撞到行李箱上，把咖啡给碰洒了，洒了一桌。看到这个场景，来自埃特卢里亚部、拥有占卜超能力的瓦莱里娅眉头一紧，所有人都不说话了。看到大家都不说话了，为了避免尴尬，她说道：“没关系的，不要紧。”

“怎么可能不要紧，”塞勒涅两眼盯着黄色桌布上那一摊慢慢洒开的黑乎乎的咖啡，“你快告诉我们，你看到了什么。”

“我什么都没有看到。”瓦莱里娅非常紧张地说。

“那我可叫克洛蒂娅来了！”塞勒涅威胁道。

瓦莱里娅摇了摇头，快速拿起抹布开始擦桌子上的咖啡：“我只是看到咖啡洒了，其他什么都没有看到。”

但是，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她说的不是实话。

阿奈德非常高兴，因为她的朋友们都接受了她的邀请。她还租到了理想的聚会场地，有音响、灯光和免费的饮品，她的母亲和母亲的朋友们帮她准备了汉堡包。

当然，对于她来说，最开心的事情莫过于克洛蒂娅的突然到来。

所有的这一切和她的即将出行在某种程度上也证明了她不安和开心，她急切地盼望着夜幕降临、灯光闪耀，她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

聚会没有固定的结束时间——这是她与塞勒涅的约定——也不会有那些讨厌的警察。只有她们这些人，一整夜，直到太阳出来之前，都可以跳舞、喊叫、任意疯狂，这是她们所期待的。阿奈德已经准备好要度过她一生中最开心的一个夜晚。克洛蒂娅对这一切都非常明白。

“今天晚上你要和洛克在一起？”

阿奈德脸红了：“什么？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

“你是一个女巫，对吧？你跟着你的直觉来。我的直觉告诉我，洛克很喜欢你。”

“你好讨厌。”

“不是讨厌，我是在帮你啊。如果我不把你和洛克撮合在一起，我是不会离开的。”

洛克是埃莱娜的长子，他很爱开玩笑，皮肤黑黑的，眼睛黑黑的，爱穿牛仔装。洛克和阿奈德在很小的时候，就一起在水塘里游泳。然而，洛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与他们班最漂亮的女生玛丽安谈恋爱——起初没有认出阿奈德，因为阿奈德突然长高了。但是后来，洛克认出了阿奈德就是他的朋友、儿时的玩伴。之后两个人就经常黏在一起，不在一起的时候，也总是抱着电话聊个没完。一开始的时候，洛克还让阿奈德替他去参加补考。阿奈德数学成绩特别好，虽然比洛克小两岁，但是给他讲如何解方程式、帮他复习考试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他们俩经常长时间地在一起学习。然而，突然有一天下午，阿奈德看到洛克和玛丽安两个人一起手拉着手从电影院出来。洛克一看到阿奈德，立刻松开了手。对阿奈德来说，看到这个场面已经足够了。阿奈德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刺痛。是肝痛，脾痛，还是肺痛？难道是心痛？阿奈德的这一系列反应证实了在她的内心里，她与洛克不仅仅是单纯的同学关系。从那时开始，阿奈德整个人都不好了，尤其是第二天下午，洛克又约了玛丽安，而且他还跟阿奈德解释说他没有和玛丽安谈恋爱，他们只是好朋友。阿奈德不知如何是好，她对自己的感受感到羞愧，这种感受之前从未有过，感觉很奇怪。

自从意识到自己喜欢洛克之后，她每次见到洛克都会害羞脸红。一个不经意的玩笑、一次亲密的接触，甚至说出他的名字，她泛红的脸颊都会将她出卖。